

今夜难眠

身世钩沉

邂逅奇人

虎口脱险


坠入情网

真相大白

离愁别绪

父子相认

最后抉择



堅守

陶阅铭◎著

在这世界上，除了有显赫活跃的身影之外，
还应该守望者那寂寞的身影。

守望是一种追求，守望也是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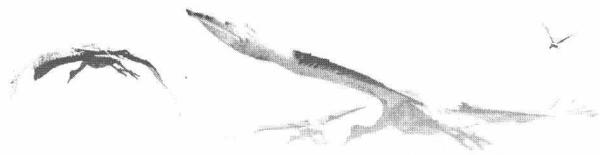
守望者仰望天空，守卫土地，

怀着虔诚之心守护着自己心灵

古吴轩出版社

陶阅铭 著

堅守



古吴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坚守 / 陶阅铭著. — 苏州 : 古吴轩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80733-987-8

I. ①坚… II. ①陶…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41942号

责任编辑: 洪 芳

见习编辑: 蔡时真

装帧设计: 陆月星

责任校对: 张 蕾

责任照排: 韩雅萍

书 名: 坚守

著 者: 陶阅铭

出版发行: 古吴轩出版社

地址: 苏州市十梓街458号

邮编: 215006

Http://www.guwuxuancbs.com

E-mail: gwxcbs@126.com

电话: 0512-65233679

传真: 0512-65220750

印 刷: 苏州日报印刷中心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8

版 次: 2013年3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33-987-8

定 价: 38.00元

目 录

卷一

第一章	今夜难眠	001
第二章	翡翠琵琶	006
第三章	语出惊人	010
第四章	当机立断	016
第五章	血脉感应	020
第六章	但愿季布	024
第七章	轩然大波	030
第八章	突然造访	035
第九章	追查毒案	041

卷二

第十章	身世钩沉	048
第十一章	祸从天降	055
第十二章	心诚则灵	064
第十三章	巧侦匪情	072
第十四章	冤家聚头	080
第十五章	用心险恶	087
第十六章	化险为夷	096

第十七章	邂逅奇人	107
第十八章	拜师学艺	120
第十九章	同仇敌忾	129
第二十章	建言献策	137
第二十一章	遭到暗算	145
第二十二章	胜利归来	153
第二十三章	虎口脱险	160
第二十四章	情窦初开	168
第二十五章	义无反顾	177
第二十六章	推心置腹	187
第二十七章	夜半来客	194
第二十八章	探秘伊始	202
第二十九章	智取法场	212
第三十章	秘密藏尸	219

卷三

第三十一章	成分攸关	228
第三十二章	坠入情网	237
第三十三章	忍痛割爱	244
第三十四章	识时务者	250
第三十五章	情缘未了	257
第三十六章	人祸天灾	268
第三十七章	真相大白	277
第三十八章	谈诗论经	285
第三十九章	暗箭难防	292
第四十章	出手相救	299
第四十一章	欲加之罪	307

第四十二章	患难之恋	314
第四十三章	离愁别绪	324
第四十四章	身陷动乱	329
第四十五章	胁迫造反	335
第四十六章	处境不妙	344
第四十七章	不速之客	350
第四十八章	觊觎宝藏	356
第四十九章	绑架讹诈	363
第五十章	真知灼见	370
第五十一章	阴差阳错	377

卷四

第五十二章	市委决定	383
第五十三章	父子相认	390
第五十四章	私下化解	399
第五十五章	喜出望外	406
第五十六章	峰回路转	412
第五十七章	追根究底	418
第五十八章	最后抉择	425
第五十九章	归去来兮	432

◎卷一

第一章 今夜难眠

冒尖藉刚躺下一会儿又从床上坐起来，踱到了窗前，仰视漆黑如墨的夜空，他心中感慨：地上沧桑变迁，人类社会更迭，苍天却千古如斯。

外面依然小雨淅沥，微风袅袅。

矮柜上的那只木壳已经有点破损的“15天”牌座钟“当当”地敲了四下。

这只座钟是冒尖藉最忠诚的朋友，已经不知疲倦地陪伴他度过了许多年头了，所以他视同珍宝。

冒尖藉干脆不睡了，窸窸窣窣在枕头边摸到了火柴盒，“嚓”的一声，火柴头闪出火花，冒尖藉点亮了一盏上海产的“灯塔牌”带玻璃罩的已经很有些年头的煤油桅灯，小屋顿时撒满了不甚明亮的灯光。

冒尖藉披了件由一个个“心”字形结成的已经磨旧了但很合身的米黄色粗毛线坎肩，虽然已是花甲之年，但手脚依然麻利地下了床。

他按住了旁边的按钮，把桅灯的灯罩顶了起来，用一根牙签拨了拨灯芯上的黑头，然后放下了玻璃罩，屋内又亮堂了许多。这盏煤油灯是冒尖藉的宝贝，也是冒尖藉的牵挂。

这盏桅灯装满了冒尖藉与一个上海女人的感情故事，似乎这灯燃烧的不是常用的煤油，而是冒尖藉与这个上海女人合成的恋情、欲火和离别的泪水。每当点亮这盏灯的时候，冒尖藉心里总会翻江倒海般地搅动着复杂的感情。

因为男人与女人之间的事常常像一团乱麻，剪不断，理还乱。

冒尖藉有两样东西是这个女人的仅存之物：一件是现在身上还穿着的毛线坎肩。这件毛线坎肩是这个上海女人用眼泪织成的，熬了几个通宵，一针一针地织，手上被毛线勒出了血泡，当时还织了一件女式的她自己穿，好像是当下流行的“情侣装”。还有一样东西就是这盏玻璃桅灯，是这个女人来到冒尖藉身边带来的贵重物品。在这盏灯下，冒尖藉与她度过了不到两百个难忘的夜晚，流淌了多少血和泪。况且，临走时她怀着身孕，带着他的骨肉远离而去……

但冒尖藉却很快收住了对以往的神思，因为今天有一件他认为比天还要大的事。

昨下午，同江开发区拆迁办主任周大华在冒家大冢的入口处，拿他那破铜锣般的嗓子，用了吃奶的力气喊：“冒老头，乃（同江地区方言，意为你，念：neng能）到这里来一下，有重要事体跟乃讲！”

这周大华是同江的一大能人，也是同江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姜君文身边的一大得力干将。只要姜主任指到哪里，他就打到哪里。他当拆迁办主任已经有十个年头了，为同江开发区立下了“汗马功劳”。经他拆掉的房子，拔掉的“钉子户”，那就像吐鲁番的葡萄一串串。

但他却败在冒尖藉手上，而且败得很惨。

冒尖藉听到了周大华的凶兮兮的声音，就迎了上去：“像催命咒一样，乃又动什么念头啦？”

“乃这老不死的，有正经事！”

“有话快说，有屁就放！”

“冒家的第29代子孙冒焯薇女士，英伦化学的大老板，就是征用这块地的买主英伦化学（中国）公司的董事长，明天十点钟，由市委韩书记亲自陪同，要来认伊（同江方言，意为他，他的）自家的祖坟。”

“啥？冒家的子孙，不会是假冒的吧？现在骗子多如牛毛，别来糊弄吾（同江地区方言，意为我，我的）老头子，乃快走人，不然‘大黄小黑’又要来侍候乃了。”

周大华一听双脚跳了起来，被吓得直哆嗦：“老爷子，不是跟乃闹的，真的是冒家后人来了呀！”

“凭啥？”

“伊讲伊阿大（同江对自己父亲的称呼）叫冒泓晋，临死前对伊说回国要找一个叫冒尖藉的守坟人，其他的事体吾哪能晓得！”

冒尖藉不听则已，一听这话直觉得天旋地转，几乎站不稳身子，双手伸向天空，混浊的泪水夺眶而出：“老天啊，乃没有埋没吾冒尖藉的苦心，冒家没有绝后啊！吾可以向冒家有交代，终于熬出头了呀！”

冒尖藉擦了一把老泪，抽泣着说：“这下子好了，这下子好了，真是老天有眼啊！”

周大华看着一向刚毅的冒老爷子这般模样，急吼吼地说：“发什么神经啊？准备准备吧，明天迎接主人！”说完拔腿就跑。

冒尖藉还想问点什么，周大华却像兔子般地溜走了，他觉得又气又好笑：“这个赤佬，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周大华因为有姜君文这个后台老板撑腰，平时像条天不怕地不怕的蜈蚣。去年的一天，他独闯冒家大冢，对冒尖藉大声呵斥道：“吾正式来通知乃，工程队就要来填土平坟了，土石方的船马上就要开进娄墅荡，来做‘三通一平’，冒家大冢就要完蛋了，乃连死人都没得看了，哈哈，哈哈！”说完狂笑起来。

冒尖藉气不打一处来，他没跟周大华嘴上啰唆，而是用手掌重重拍了两下，草丛里突然窜出两条一黄一黑有三米多长、小腿一样粗的大乌梢蛇直扑周大华。周大华被“大黄”紧紧缠住，全身骨头被勒得咯咯地响。冒尖藉怕真的弄出人命，急忙在“大黄”七寸上捏了一把，“大黄”就乖乖地放了周大华，与小黑哧溜地遁得无影无踪了。这下子把周大华吓得七荤八素，冒尖藉把他从地上拉起来说：

“今天便宜了乃，今后少做缺德的事！”周大华屁滚尿流地逃了回去。他回去就发起了高烧，在床上躺了足足有一个月。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所以这次周大华来通知冒尖藉，也就只敢站在大冢的入口处叫喊，而不敢越雷池半步。

冒尖藉知道冒家第29代子孙冒烨薇，今天要在同江市委韩书记的陪同下前来大冢祭拜祖宗。想想自己为冒家守祖坟整整守了57年，在这57年中，仅有一次听到冒家的消息。那是1985年同江市外事办公室派人来了解过冒家的情况。那天是解放初期村贫协主席王菊林的孙子，现在的村主任王春喜的儿子

结婚，冒尖藉作为乡里乡亲去帮活（同江地区有个传统习惯，村上人家办婚丧红白喜事，各家都会主动出一个人前往帮工），王春林对冒尖藉说，冒家在海外还有后人，最近市外办来打听过冒家的消息。

冒尖藉听说后，心里着实高兴了一阵子，便毫无顾忌地逢人就说冒家有后，还在国外呢。要是在70年代，谁也不敢说有海外关系。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人们的思想解放了，国家改革开放了，谁家有海外关系在脸上有光。

冒尖藉敢于大声说冒家后代在海外，倒不是自己要沾什么光，得什么好处，而是他觉得冒家不应绝子断孙。冒家的祖坟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了。在历史上，冒家是响当当的官宦人家。自己受冒家重托，从十七岁起就为冒家守祖坟至今57年了，但冒家一直杳无音信。现在知道冒家的子孙尚在海外，自己可以了却一桩心事，可以将冒家的祖坟“完璧归赵”，庇护冒家兴旺。他觉得自己一辈子虽然仅做了这一件积德的事，但自己的一生也就值了。

后来，冒家的消息又断了。冒尖藉却从此又盼啊望啊！今天，苍天不负人，冒尖藉终于可以面见冒家的后人了。

昨天下午，当周大华突然告诉他这一消息后，冒尖藉今夜就难以入睡，夜里睡下又起来，重复了三四次。这次眯盹了一小会儿，就决定干脆不睡了。

冒尖藉推门出去，这时小雨已经完全停止了。他抬头朝东方的天空望了望，天际慢慢地呈现了一抹鱼肚白。江南春来早，清晨空气格外地纯净，吸入肺里有一种清新的感觉。

他回到了客堂屋里，闩上了大门，移开了靠北边墙的供桌，小心地将地上的大方青砖一块一块地掀了起来，地面上露出了一个大黑洞，从洞里蹿出一股阴冷的寒风。

用五十年前使用过的方法，他身上背了一只重新改装过的四节头强光手电筒，怀揣传说可以驱魔赶鬼的雄黄，脚穿长筒雨靴，手持铁钎，打开电筒顺着那架固定的木梯子往下爬，一直爬了约六米深才到达底部。

他小心翼翼地按动机关将墓门徐徐地打开，里面尸臭的腐味依然冲鼻，冒尖藉用脖子上挂的毛巾捂住了口鼻，当门停下不动了，才照着手电进到墓内存放冒家祖先尸体的那一层。

进入墓内，他先向墓内的冒家祖先三鞠躬，口中念念有词：“冒家列祖列宗，今天吾是来向先辈禀报冒家的子孙回来啦，今天就要上坟来祭拜各位祖宗，吾也将要完成冒家的托付，请列祖列宗保佑！”

然后他又往里头走，停在了五十年前自己从双林镇偷偷带回的被作为敌特分子枪毙的少爷冒泓炜尸体前，大声地哭道：“少爷，你被仇人屈杀五十年了，今天，冒家后人回来了，吾一定要为你申冤雪耻，你就放心吧！”

他感到呼吸有些急促，这才想起这墓地密不透风，氧气稀薄，当年老爷冒泓晋特地提醒自己不宜在墓内久留。因此说完之后他又鞠了三个躬，用手电扫了一周，发现墓内完好如初，就往后退着出去。

就在退到门外时，五十年前那条像蛇又不完全像蛇，像鱼又不完全像鱼的怪物又蹿了出来。这怪物有一米多长，浑身通体透白，两眼目光如炬，对着冒尖藉“嗤嗤”地吐出血红血红的长舌。

五十年前已见过这一幕，所以他并不惊慌失措，而是用拳头按住机关处将墓门徐徐地合上。

出了这一层，他往最下一层走去，用同样的方法打开了最底层的墓门。进到这一层墓内，他用手电筒朝里照射，金元宝、银元宝、金锭、银锭、翡翠、玉石、珍珠、珊瑚等宝物在受光后，依然呈现出五彩缤纷，那高大的红珊瑚如鲜血般地艳丽。里面一堆堆粗细不一的麻绳，粗笨的铁链和巨大的铁锚，墓壁还挂着罗盘、彩旗等，以及柜子里放的许多标着密密麻麻记号的图纸、资料等，一如五十年前见到的那个样子。

他知道当年冒家祖先冒正显奉明成祖朱棣之命，从晋西北到同江出任布政使，协助郑三保先后七次下西洋，留下的这些奇珍异宝都将成为历史的见证和重现冒家荣耀的重器。

事隔五十年，冒尖藉再次下到墓内，是为了察看大冢内部的状况，以便于今天向冒家后人有一个完整的交代。他为自己五十多年来不管日子是多么的难过，生活是多么的难熬，都坚守金山银山不取分文，过着“怀珠作丐，有宝还穷”的生活而感到问心无愧，也为自己“穷且弥坚，不坠青云之志”的操守而感到心安理得。

第二章 翡翠琵琶

从冢内出来，他什么也没拿。上到地面后，他重新铺好大方青砖，把供桌移好，恢复了原样。

天还没有完全放亮。冒尖藉在屋前的场上全神贯注地打了一套“谭家拳”，这是他每天清晨的“必修课”，所以这套拳路打得出神入化，估计三四个小伙子一起上也不是他的对手。

冒尖藉在身上沁出密密细汗后收住拳脚，这是他上了岁数后作为养生练功掌握的强度。还真别说，“谭家拳”确是强身健体的一种好法子，在冒尖藉身上就得到了不可否认的印证。七十岁出头的人，只是头发有些花白，腿脚灵便得很，一挥手，一抬足，全然看不出年迈的痕迹，眼不花耳不聋，说话的中气很足，假如发起脾气来依然是风风火火，犹如狮吼，声如洪钟。

像一个警惕的巡逻兵，他绕着大坟走了一圈，这是他几十年来养成的习惯。没有发现异常情况，他长长地喘了口气，然后才进了屋，那只木壳已经有点破损的“15天”牌座钟“当当”地敲了六下。

江南早春的清晨，天空刚被霏霏细雨洗涤得干干净净，刚刚露头的青草挂着晶莹剔透的水珠，好像害羞似的娇嫩欲滴。一轮冉冉升起的红日，这时已按捺不住自己的性子，一下子就喷薄而出，把天空染得一片霞光。

冒尖藉把昨晚包好的鸡肉荠菜馅的馄饨放进已经沸腾的开水里煮，一共

放了二十个。他是一个做事、吃饭都十分精细的人。因为他守着冒家大家五十多年，过的是自给自足的日子。

在别人眼里，他是一个让人无法理解的世外高人，也是一个冥顽不化的另类异人。

他有滋有味嚼着馄饨，心里却琢磨着今天与冒家小姐会面的安排与可能出现的情况。

他掐着手指头合计着冒家大小姐的年龄。冒尖藉至死也不会忘记当年的那一幕情景：1948年7月，像巨石扔在铁板上的那种震耳欲聋的雷声，那闪电像一条长得不能再长的鞭子，硬是把黑压压的天空劈开。在狂风暴雨中，冒泓晋身裹棕毛蓑衣冲进小屋，怀里还抱着一个三岁多一点的女婴。他气喘吁吁地从小女孩的脖子上摘下一块连颈带体长六公分、琴体部有四公分宽的镂空雕刻琵琶形翡翠玉佩，他让冒尖藉用右手一拽，翡翠琵琶便被一分为二，原来这块玉佩是由两瓣相榫而成的。

冒泓晋一脸沉重地说：“国民政府已经彻底垮塌了，解放军马上就要进攻上海，吾侬（同江方言，意为我们）全家后天就迁移香港，守祖坟的事就托给乃，这里是冒家的祖荫，乃无论如何好要守住啊，吾代表列祖列宗给乃磕头！”他虽然长居上海，但回老家依然讲一口同江话。

说完，冒泓晋“扑通”一声跪下，把怀里的小女孩吓得大哭起来。

冒尖藉见状，连忙弓身去扶，冒泓晋不肯起身，说：“尖藉，男儿膝下有黄金。吾上跪天地，下跪父母，今天向乃下跪，乃不答应吾的话，吾就不起身！”

冒尖藉也重重跪在了冒泓晋面前：“老爷乃不起身发话，打死吾也不起来，乃起来啊！”在冒尖藉眼里，冒老爷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如果不是天要塌下来，地要陷下去，就是拿枪抵着他脑袋，他也不会有如此之举。

冒泓晋见到冒尖藉也如此坚决，在自己起身的同时要拉冒尖藉起身。

冒尖藉拨开了冒泓晋的手，斩钉截铁地说：“老爷，吾知道乃有要事嘱托，乃就说吧！吾由刘姓跟随老爷姓冒，今天吾也是冒家的一分子。吾被老爷收养，又是老爷教吾上学读书，教吾立身做人。俗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原来的刘秋生现在的冒尖藉，吾现年已经十九岁了，可以为冒家出点儿

力，所以老爷乃就赶快吩咐吧！”

冒尖藉长跪不起。

冒泓晋哽咽着说：“吾侬这么一走，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得来。吾研究过共产党的政策和做法，这里解放了，冒家的房子一定保不住，田地也会被分光，所以冒家可能就仅存这座祖坟，而且这三间祭屋被日本人烧过，又是乃自己翻建的，不会再有人要这所房子，乃正好用来安身居住。吾让乃守好冒家的祖坟，是因为只要祖坟在，冒家的基业就在。究竟守多长时间，没有个准头，一切靠乃自己把握！”

冒泓晋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从怀里掏出用防雨布包好的一沓纸头，郑重地交给冒尖藉：“这是一部冒家五百多年的家谱，乃也知道冒家传到我与弟弟冒泓炜这一代已是第28代了，还有这份是冒家祖坟地下的分布图和隐秘的出入口示意图，万万不可示人，这祖坟里的秘密大着呢！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乃也不要轻易进去，吾今天身上只带了五条‘黄鱼’（金条）全部给乃，作为乃今后的生活费用，乃用完了可从秘密入口进到墓内，那里有你一辈子也用不了的金银财宝，你不用愁什么，但是你务必小心谨慎，一旦泄露天机，你必招来杀身之祸！”

冒尖藉把这些话字字句句往心里记着，他沉着有力地说：“老爷，吾虽然不是季布，但请乃放心，有吾冒尖藉在，冒家的祖坟就一定会在！”

江南七月的天，孩儿脸，说变就变，说好就好。

倾盆大雨骤然停了。

冒尖藉从地上起立，右手捏着半瓣翡翠琵琶玉佩。

冒泓晋说：“这半瓣玉佩乃一定要妥善放好，如果吾百年之后，吾会让冒家的后人持另半瓣琵琶玉佩来与乃相认。”

冒尖藉重重地点了点头：“老爷，尖藉全都记住了！”

雨停了，毒辣辣的太阳从天空直射了下来。冒泓晋棕毛蓑衣里的小女孩大概被裹着热着了，伸胳膊踢腿“嗯嗯”地乱动了起来。

这时，冒泓晋才对冒尖藉说：“这是吾家的小女儿，叫烨薇，吾侬冒家的辈分从泓字辈下来是烨字辈，所以起名烨薇，算起来是冒家的第29代子孙。”

冒尖藉靠上前去，冒泓晋就双手捧着孩子送到冒尖藉手中，说“让乃冒叔抱一抱吧！”

冒尖藉自己也才不到二十岁的大男孩，知道冒家这个小千金，宝贝着呢！所以不敢抱，又推给了冒泓晋说：“就让吾瞧瞧小姐吧。”

冒尖藉小心翼翼地掀开了小女孩脸上的丝纱盖头，孩子的小脸像只白里透红的水蜜桃，娇嫩欲滴，右嘴角的一颗美人痣清晰可见。冒尖藉用右手食指轻轻地点了点女孩的右腮帮子，小女孩用黑乌乌的眼珠瞪着冒尖藉，伸胳膊蹬腿，“咯咯”地笑。

冒泓晋见状，不由得苦笑着说：“尖藉，小姐跟乃蛮亲格（助词，相当于‘的’用法）！”

冒尖藉也觉得，高兴地说道：“吾与小姐有缘分！吾与小姐有缘分！”

冒泓晋完成了最后的交代。突然从不远处传来了几声小火轮汽笛的鸣叫声，这是船上催促冒泓晋回船的信号。

冒泓晋来回都是坐小火轮。因为冒家大家地处水网地带，沟沟渠渠的多，车马来去不方便，所以特意自购了一只小火轮，并在娄墅荡湖岸边用木头搭建了一座小码头。这样上了码头，登上堤岸，就能直达自家大家。

冒尖藉知道要与东家、要与自己的恩人相别了，但不知道以后主仆何日相见，就有一种生离死别之感涌上心头，禁不住失声痛哭，一边抽搐一边扶着老爷往码头走。

到了码头，小火轮上的人已经把一块跳板放好，冒泓晋上了小火轮的甲板，向冒尖藉挥挥手：“尖藉，拜托乃啦！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小火轮“突突”地远离而去，被犁开的水波很快又合了起来，湖面上只剩下一个黑点，越来越远，最终消失在茫茫水天。

冒尖藉还怔怔地伫立在码头上，感到自己背靠的一座大山轰然倒塌了，心里空落落的，自己犹如一只在风雨中漂泊的孤雁。

第三章 语出惊人

人的一生会有许多往事，但能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也就那么几件。

冒尖藉对这一幕记忆犹新。尽管经历了57年的风风雨雨，依然难以冲刷这段离别的往事。

一只肥硕的浑身虎纹形的大花猫“咪”的一声从地上跳到了八仙桌上，撞到了盛馄饨的大海碗。这响声把冒尖藉从往事的追思中拉了回来。

“唉！还愣着干吗？还有几个小时就会与冒小姐见面了，算起来冒老爷应该是耄耋高龄，吾真的好想伊老人家！”冒尖藉自言自语道。

冒尖藉觉得应该做点什么准备，冒老爷临别时让自己保管的家谱、家冢的地图其实是一张藏宝图，要不要事先从密藏处取出来，交给冒家小姐呢？

“且慢，事隔57年可谓物是人非，现在国际骗子也多得很，切不可冒失行事，吾57年的付出和冒家的根底不可毁于一旦！不然的话，吾就成了冒家的千古罪人。”冒尖藉这样默默地告诫着自己。

冒尖藉首先想到了今天与冒家后人相认，第一招就是辨认翡翠琵琶，第二招就是打听老爷的往事，第三招就是询问冒家少爷的去处，第四招就是……他想不出更多的招数，觉得就用前面三招应该八九不离十了。

“还有一事要不要也亮出来？因为今天市委韩书记一起来，可能还有记者，阵势不会小，有这个机会要不要把冒泓炜少爷的事捅出来，让五十年前少

爷屈死的冤案告白于天下。”冒尖藉一时还拿不定主意。

“少爷是抗日英雄，是一条真正的汉子，硬是被仇家谋害，不为冒家报此大仇，我誓不为人！”冒尖藉又想今天豁出去了。

冒尖藉对共产党平反冤假错案的政策和做法十分关注，而且仇家姜可名也已经命归西天了。本来他想为冒家申冤，但转念想到自己虽然跟主人的姓，但毕竟不是冒家的人，所以不便出头；其次冒家直到现在还是杳无音信，就是将这冤案惊爆天下也无法告慰冒家；再是仇家姜可名的儿子姜君文现任同江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在这块地方是个一手遮天的狠角色。这几年他借开发之名，要毁掉冒家大家之心一直不死。如果贸然地把这件事抖出来，弄不好既保不了冒家的祖坟，又把自己这把老骨头搭进去，不值！

所以冒尖藉这些年继续采取“忍为上”的策略。俗话说“忍”字头上一把刀。就这个“忍”常常让冒尖藉日子过得谨小慎微，也过得无比坚忍。

“冒家大家既是冒家祖先的葬身之地，墓内藏着以明朝永乐时期为主的瓷器、玉器、金条、金锭、银器、银具、铜钱等宝贝不计其数，还有许多名贵金丝楠木，对此，要不要全部告诉冒小姐并让伊亲手验收？”冒尖藉清楚，这一消息一旦在今天公布出去，那肯定会在社会上引起轰动。

冒尖藉最终决定，今天只要确认是冒家的后人，就把这些原原本本、彻彻底底地公之于世。

做好了这些盘算，冒尖藉如释重负，倒也神定气闲了起来。

破旧的“15天”牌座钟又清脆悦耳地连续敲了八下。

冒尖藉收拾好碗筷，泡了一杯产自洞庭东山的明前碧螺春新茶，轻呷了一口，感到时间尚早，又到自己起名“静庐”的书斋也就是那间客堂，摊开宣纸，饱蘸浓墨，稍思片刻，写了老子《道德经》的名句“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的条幅，又写了一幅《论语·为政》中的一句话“人无信，不知其可也”。

冒尖藉的书法用笔具有行笔从容不迫、舒展纵横、雄逸豪迈、奇宕飘逸、沉着痛快的风格，给人以一种大气磅礴之势。同江书画院看过冒尖藉的书法，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盛情邀请他加入书法协会。但他总是以乡野之人